

## 妳是我一時的最愛

外表：中等  
身材：尚可  
功課：普通  
……

我憑著多年的經驗，替眼前的女孩打了七十分；而後，略略撥了撥頭髮，抿了抿唇，心中暗暗盤算：頂多三天到手！

果然，事情進展地出乎意料的順利，電話：成功；宵夜：OK；吃飯：可以；兩天後的中午，我便挽著新女友出現在大講堂的第一排。

在X醫葯學院的醫X系學生生態裡，同班同學一整年說不上兩句話是屢見不鮮的，那是個充滿疏離，卻帶有強烈個人主義的國度。而在一個悶熱的五月天，期末考壓力正籠罩著整個校園，這樣的時節也是獵人們休戰K書的時候，因此我像隻長眠的蟬，停止鳴叫，羽翼暫收。但是，最令人訝異的果實，卻總在最不經意時結滿。一向安靜沉默的同班同學—小珍，突然從圖書館的一方走來：

「生化第七本借我！」

「喔！我也沒拿到！」我有點靦腆地笑了笑。（真有失獵人瀟灑的風範）

「嗯，無所謂！」小珍聳聳肩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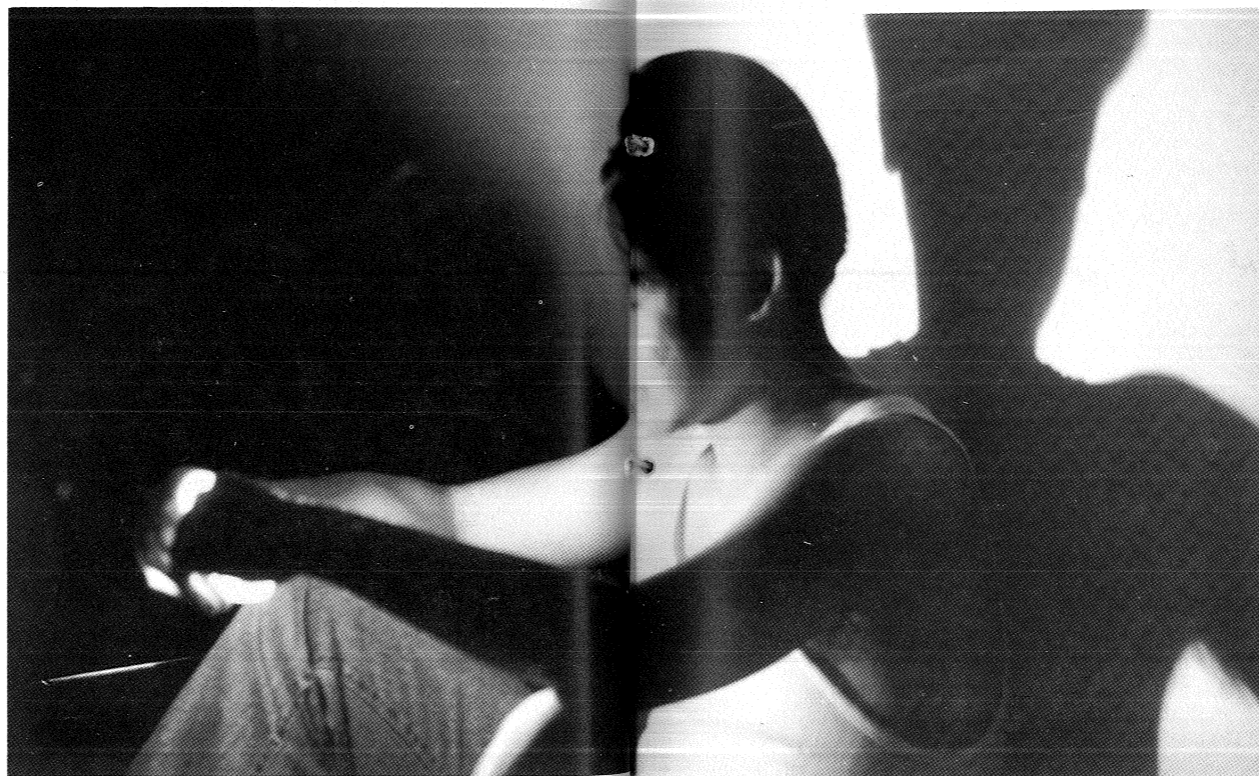
我望著她離去的背影，剎那間，我天生慣於獵食的本性又被激起，於是我立刻決定從休眠狀態甦醒，整軍待發。

小珍：???

雖然是同班同學，但是，我對小珍卻幾乎完全不了解。她是個淡漠，沉靜，從不參與班上事務的邊緣人；一直以來，她總像顆遙遠的孤星，神祕但不具吸引力，說真的，我實在不知道從何下手哩！因此，我斷然決定用最擅長的「搭訕」法—若無其事的邀約，吃飯..

果然，不到兩天的功夫，小珍變成我的囊中之物了，過程之順利，令我詫異不已，但是，我立刻又被自己超凡的魅力懾服。

其實反觀過去我所交往過的女孩，一個一個，無論環肥燕瘦，那一位不是要我哄又騙的，對我而言，女人不過是這麼回事，奉承一下罷了。然



而，小珍，她卻是如此的特別，她總是那麼率真，不做作，我喜歡用最真實的一面和她相處，她也愛我這樣，我們就像哥們，像姊弟，像兄妹，像情侶，那是種貼心而真確的感覺，恍惚間，我突然感到此生從未有過的豐富，踏實的滿足感，那是生命裡最美好的一個月。

只是一個月後的某天，我卻突然興起「出外獵食」的念頭，因此，我悄然地背上蒙塵已久的弓箭，殷殷地尋訪覓食，我想，這才是宿命中屬於我的位子。出乎意料之中的，小珍，她淡淡地走了，沒怨言，也沒有哭泣。

獨處時，我常在想，或許在我的潛意識裡，我痛恨女人，我只是想玩她們而已，但是，小珍，請妳一定要相信，妳真的是我當初「一時」的最愛！

\*\*\*\*\*

當一個男人，如唐璜般地悠遊於愛情遊戲，你說他是深愛女人，還是痛恨女人的呢？

我很想深入去剖析每一顆尋找激情且放蕩不羈的心底下，究竟要用什麼來滿足對愛和安全感的渴求？我總覺得，那不過是不成熟所致！「愛情」畢竟是每個紅男綠女，最迷惘也最希盼的。既然，愛是種天性，那又為什麼人們還會有數不清的不確定和矛盾呢？照佛洛伊德的說法：愛情心理源之於「戀母」、「自戀」的錯雜情緒；而新佛洛伊德學派，卻認為那完全是由於對「理想自我」的追求；其實，不管是什麼原因，這樣的男人，如此地玩弄感情，他們獲得的將是真正的快樂嗎？雖然我們無法去為「快樂」下定義，但是，飄浮於水平面的感覺，真的能比擬深海的漩渦嗎？那即使是危險，卻是刻骨銘心，就算有痛，仍然令人回憶無窮。

在「妳是我一時的最愛」一文中，男主角在因緣巧合裡認識了女主角，最後進而相戀。只是本想遊戲人間的他，卻在不知不覺中動了情，但承擔不起任何責任負荷的他，在面對真愛的降臨時，卻也只能默默地悄然離開，最後在午夜夢迴時獨自追念！或許就如同某位詩人所說的：「此恨不關風和月，人間自是有情痴。」為一個相戀月餘的女子，終身思念，這個人究竟情聖還是騙子？或許一段真摯的情感，是要背負若干的責任和壓力的，這是種輕如鴻毛的重擔，然而與一輩子的相思比較，孰者為輕呢？這就要請聰明的讀者自己衡量了。